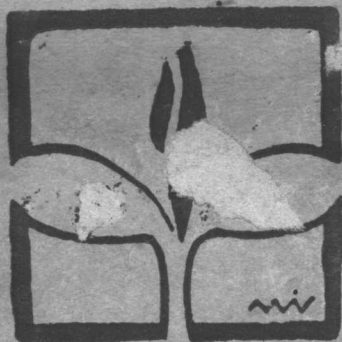


小說

新生

島 藤村 著



徐祖正 譯

上 卷

島崎藤村著

新 生

上 卷

駱駝叢書

徐祖正譯

新生解說

『Passion』這個字還不知道怎樣翻譯。普通字典上的『慾情』『情熱』『苦痛』一類的譯語，總覺得不能包括原語全部的意義。在『慾情』的譯語上看來這個字似乎帶點低鄙意義，『情熱』則似乎比較高尚，到了『苦痛』『憂苦』『苦難』的譯語，那就有種崇敬的意義了。新約使徒行傳一章三節說基督『受難之後』對使徒顯現云云，也用 after his “passion,” 客西馬尼園以及十字架上的『苦』字，都是這個字。這只是字義上的詮釋。內部生命對於外物對像的傾注與燃燒，這種精神現象恐怕不是親身體驗的人不容易得到說明的領悟。聖哲之對於天下人之愛與因此而受的苦，常人或者不容易理解；而對於說『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也就不會誤解他是空說大話的。所以對像是一個人而爲之傾注與燃燒的『Passion』也不能單在『慾情』的譯語上輕忽過去。單就這部書中的事實而論，以一個中年紳士在喪偶以後的家庭內與住在家中照看小孩的姪女陷進了不倫的愛慾 (Passion) 裡去的一段自白，在讀者的心裡要不是被驅於一種卑淺的好奇心去耽讀，至少也要對於自白出來的主人公以及這書的作者發生一種驚奇的。要有了這個字的了解，才能得到這部書的真正理會。當然不是說不曾受過英語教育的人就不能讀這部書。但想到真正的狂飈時代與文學的主情運動還是極其渺茫，對於感情的世界不知尊重的中國，對於

{2}

於文藝還不脫享樂與好奇二態度的許多讀者，不得不先作一個冒失的辯護。

其次是見到國內有一般文學研究者想從知識中建築文學的素養；在這種讀者之前我苦於不能把著者島崎藤村的生涯與作風的大概用極簡括的話來說明，使他們先得一點滿足。我已說過，再想把著者可說是自傳三部曲中的櫻桃熟的時候與春譯出；如果新生是一部中年的痛切的人生記錄的話，那末二書之中前者是夢幻清麗的少年回憶，後者是變化重疊深刻偉烈的青年時代的人生涉險記。要是對於譯述尚有興趣的話，那末不僅是一個人，是一個家族二十多年悠長的歷史用熟練的寫實筆法構成上下兩卷的家，希望也有譯出的機會。在中篇短篇內也有許多是生活實感中分泌出的，這個或者不久就可以翻譯出一二來。要照這樣說法，藤村的著作就是藤村生涯的說明了。原來是那麼的。新生的主人公是岸本捨吉，櫻桃熟的時候的主人公也是同一姓名。春與家裡面的同一岸本當然都是同一人。就此這幾部的著作，只要統讀之後可以得到一個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老年的性格環境都是同樣的一個主人公。要是詳細的穿鑿去，那末新生裡的女主人公節子又可以在家裡面發見。節子父母就是岸本的兄嫂，也可以發見。在新生裡回憶到的岸本捨吉的父母也可以在櫻桃熟的時候中發見。在春裡面有岸本青年時代的同學與交友；凡是

是那裡面的假名都能於現在生存，或是經過不遠的日本文壇與學界中指出有名的人物來。新生裡的人物當然不待說。在新生到結末時候岸本捨吉與姪女節子分別後，自己撫育着小孩，茹苦含辛想徹底於生的情景也就是著者的藤村近十年來的生活，又是五十多年間自己開墾的一個文豪的生涯。

作品本不因爲是作者私生活而名貴，實因爲面接實人生與再現實生活的態度作風而可貴。概括說島崎藤村的作風，當然是屬於寫實派。從詩轉到小說時的長篇小說破戒說灌進了當時日本沉滯的文壇上不少生氣，開出一個新生面的也在寫實的手法上。這差不多是許多批評家的定論。然從別一觀察點上立論，破戒却另有一個重心；由這個重心不僅在文學上而且在實人生上也定有一個新生面開發出。每次讀了藤村的作品總要令人沉思一回子，當時曾有那麼樣說過的批評家。那末除了文學之外一定還有寫出許多十分高貴的東西在那裡了。破戒另一重心是在這一點上。是在作家對於人生的態度上。田山花袋的「棉被」是破戒出世一年後的著作。後年的批評家說花袋當時受了藤村的影響。我們可以從此中窺取破戒的這個重心所開的二重的新生面。因爲當時的「棉被」在作者花袋的實生活上也有有一種決然的氣概。

我覺得新生與那部早年的破戒二書有個相同的重心。新生的主
人

人公岸本捨吉與破戒的主人公瀨川丑松有種同樣的人生態度。新生是作者四十七歲開始，破戒是三十三歲轉入小說時候的作品。破戒的內容與新生却有點不同，不是自傳作品。相同的是那主人公的態度。主人公的瀨川丑松是一小都會中奉職在小學校的教師。日本人種中有名穢多的部族，一向被人賤視而不齒於搢紳間的。其賤視的極度直到不與部落人往來或是攀話。當然穢多不能作小學教師。穢多的子女可進公立小學校乃是明治維新以來的特典，實際是仍受虐待而橫斥的。瀨川丑松却是穢多族。他在小學校幸而沒有困難的畢業，尋常師範學校真也費盡苦心才得安然的官費畢業；此刻已在生存競爭的大海裏了。一旦把身家洩漏的話，那是馬上即遭停職處分，還得受非常的酷遇。而瀨川丑松已是一個有了思想生活的青年了。他一向因為被動的受父親的訓戒，說無論如何這是說出不得的。這差不多比之生命還看得重要的戒律。瀨川就一直守了下來。等到成年之後父親也死了。他又有了思想的啓發；覺得這種生活是卑怯苟且的；男子應當有所作為，現在竟戴了一個假面具，弄到連把身家來歷都不敢對人公布了，這豈是自己生來是下賤人種不能得到平等待遇，而自己竟也自量沒有實力競爭而甘心屈伏於假面的人生下了麼？苦惱煩悶的結果，竟其來了勇氣。他在講堂上對自己教育的兒童前把自己的身家來歷盡量的剖白。再對於一向嫉妬的同事；對於一向不懷好感，有黜陟大權的校長先生；甚而至于對衷心愛慕着的一個貧

(5)

貧苦姑娘的愛人，都盡情自白了自己的身家。他如此懺悔之後把教職辭去，把與愛人的交往也預備割斷，重想別尋天地去建立新生活的。告白之後，當然是全校聞然。年小的兒童聽了雖極驚異，但對他都不忍分離。一向嫉忌的同事却大覺暢快，如今可升任地位了。一向懷怨的校長，可以提拔提拔自己而作自己靠山的人的後輩了。行見反抗習俗，疾視虛偽，不把社會的制裁，人心的陰險放在眼裏，一意想把自己的假面除掉同時也想戳破社會的假面；只顧自我的伸張，想獲得良心坦白的青年，遭受失敗而身蒙詬病了。破戒的全局也就此收場。主人公瀬川丑松只不過還獲得一個愛人的心。

新生是作者四十七歲的著作，內中主人公是從四十二歲叙起到作者新生脫稿四十八歲為止的一件戀愛事實。這不是年青時代的浪漫詩化得的故事，乃是現實人生中極其黑暗的事實。叔父與姪女間的愛總是毀壞倫常，自己也不敢強顏肯定，人家也不得默然公認的。這那裡可以自白得呢。在上卷全卷都只是敘述主人公在人生的半路上怎樣陷進這個暗洞裡去，與知道做下了無法挽回，姪女懷了身孕後那種戰慄苦悶的心狀。到上卷末尾乃是想盡法子把姪女偷偷地交託了她的父母：自己的兄嫂；假託於出洋遊歷的假面之下，隱身於外國輪船中幾乎有不能生還重見故國的那種想頭。到了下卷上半部還是那種倫理道德上的苦悶，到處想在假面之下把自己的真面目掩飾

飾過的。遠在異鄉的巴里，適逢歐洲的世界大戰，中間經了不少辛酸的行旅人生活。三年的歲月已經蒙混過，想到出國時拋棄下來的自己四個小孩都是別人經管着，自己的旅路也已走到了盡頭。雖說是幾乎決心不再重見祖國的了，但是三年的辛苦生活，自己也有了一個心的轉機。無論誰都想生存下去的。把錯過當成了責罰，那末三年間的自責生活稍微也把那種暗黑的心地輕鬆一點了。實際也已到了非重踏祖國土地不可。於是慨然回到自己小孩的身旁來。在當初本打算回國之後自己也一方面重營結婚生活，對於姪女的節子也唯力是視，想幫助她有個終身的定局。這是想在原有的假面具下維持下去，大家得以安穩過活；並沒有保持自己的真面目，想去固執到底的心思。及到回來一看，姪女的節子是非常的萎衰。年青姑娘應有的丰姿不知消失到了那裏去，就是普通的健康也是恢復不起來。岸本就覺得自己責任所在，漸漸地起了憐憫之心；想爲她出力，給她拯救。從這憐憫心出發，又重新接近了節子。而在節子方面，開初原不是岸本所料。在岸本逃遁遠國，竭力想把過去埋葬的期間，在節子却已深深地培育着一個罪過中生起的心苗。於是回國以來的岸本差不多驚異樣的一點一滴的發現那個隱藏着的心苗了。

下卷的下半是描述主人公心理的蛻變，與罪過中找見的光明，直到非把自己與姪女四五年來隱私黑暗的罪孽和盤托出盡情用著作的形式來表述不可的那種 Passion 的激劇。從九十二章以下真有急

轉

轉直下之勢。『岸本已能從已往的偏促多慮，顧忌似的一直對人害怕着過活下來的那種拘束的身分中脫離，動達到了非走進再寬廣自由的世界裡去不可似的地位上來了。』他是想把自己的全生涯根本推翻以求脫出那個假面罷了。這是與破戒主人公的態度上有相像之處：要破除生存於社會的戒律；亦即是新生的一種解說。

在岸本的青少年時代曾經爲了女性燃燒過的心早已受了運命的酷虐，摧殘到非常枯冷的了。爲了年輕的姪女之故說再能有「愛」的熱情(Passion)燃燒到破除這個假面，這決非容易的事情。●——初戀對像的女子乃是自己的學生。已經有了婚約的了。岸本爲了這個激情(Passion)竟至拋棄了職業，拋棄了寄住的恩人家，也拋棄了自己。他在大半年之間過了照字義直解的漂泊者的流浪生活。(這是櫻桃熟的時候的末幕，春的開場時候的點景。這又却是許多著作中一貫的主人公的開場)他的情人是想照着新時代的女子那樣想爲愛而奮鬥的。然而結局仍像大多數的女子一樣委任於父親的手中去委託於丈夫的手中。岸本感到自己並不是缺乏才情不足以挽住情人。她也並非真不能獲得自主權達到自己的主張。這固然是春的主人公的推測了。他推測到自己沒有資財。他的戀愛失敗是爲了沒有資財。在幻夢裡醒來的春的主人公岸本，曾經凝視過好幾個實例。友朋中某某因爲有資產所以戀愛成了功，某某因爲沒有資產而失敗了。所以

他

他的結論是如此。從戀愛的幻夢裡醒來的他，不止是看到愛的空虛，還看到了一個寒冷的人間世。自己還是恩人家的寄生者。從此是艱難的青春時代來到了。既經從流浪而回到人間來了，自然又得服從社會的常習。從戀愛失敗以後的他，受盡了苦辣，終於想到結婚是足以保持自己小小的生活空氣與生活樣式；非如此也不能在社會中安住。走到絕路之後，於是他才結婚。（這是長篇家裡面的情景了）在淺間山麓的小諸地方，〔破戒的取材背景所出處〕岸本帶了新妻開始了鄉下教師的樸素生活。新娶的妻是殷實人家的長女，可是能夠耐苦勤勞一無習氣的好女子。却是運命之神是肆虐居多的，看來。岸本有一天發見妻的情人的來信，在新築起的家庭生活裡。知道是無法圓滿，情人早已作了自己胞妹的丈夫了，所以自己也決然出嫁到岸本這邊來的。這是無可奈何的人間世。在情人還是不忘情的來信，自己也有述訴一下的抑鬱處。這種往復的書信却並非故意乃是偶然在岸本眼裡發見的。開初本不是由愛作基礎的結婚，所以這種風波是容易生出動搖來的。岸本的女難只是深烈了下去。縱使是怎樣歪斜的險路，也不得不攀援前進去，這是既結了婚的人應有的含耐。在山中的鄉下教師生活過了七年，頭胎的女孩已經好大，等到七年後下山時候已經是三個女孩的父母親了。當然是人世的荒浪裡滾磨脫了稜角的夫婦了，縱使沒有濃密的愛，也許已沒有了大不了的猜嫌。然而是大不然的。這在新生上卷開初也能讀得到岸本的

夫婦相尅的生活了。下山之後回到東京來。那時是日俄戰爭的第二年，全國鼎沸。差不多的人都熱烈慷慨的從軍去。新生裡出現的代代木的友人乃是當今的田山花袋氏，就在這時候做了從軍記者遠去爲祖國出力了。岸本却帶了妻兒隱棲於東京的郊外開始他的文學生涯。著者藤村在那時候曾有一句話，說文學家就是人生實戰的從軍記者，曾那麼樣表示自己的態度過。這樣寫出來的就是那部破戒。破戒是起稿於山中成就於東京郊外的大久保，出版後獲得了意外的反響；這已在前面說過，開出寫實作風於日本的沉滯文壇。可是作者爲了那篇創作犧牲了三個女孩的生命。頭上的三個女孩都死去了。在郊外大久保生的長子還不大。因爲連死三兒，搬到東京下城隅田川邊賃住，那時候開始了第二長篇春的稿子。費二年三年做一部長篇的乃是作者藤村的著作期。以上都是家裡面反影的著者實生活與體驗。家的著作年代那是作者三十九歲，住在東京隅田川邊的時候。在春以後的家的執筆中，作者的妻逝世。『爹爹，請你信我……請你信我……』這是妻死後想憶起來的話。在新生裏說，『岸本聽到他夫人這句話費了十二年。』從這裏可以想諒到那個苛酷的夫婦相尅的生活。又說『園子並不像生長豐裕人家的姑娘，她很能耐勞，喜歡操作，有許多可以使丈夫得到幸福的好性質。但是使丈夫去嘗味激烈的嫉妬心的那種不注意，也一起嫁到了岸本家裏來。……他費了十二年，方才能夠和自己的夫人見到心的正面。而真的想著聽到

到了這句話的時候，他的夫人已經過了世。』這種夫婦生活的苦辣恐怕不是少年人青年人所能領會到的事實。他的情人既已那麼生離了去。嫁後不久聽到病歿的消息。他的夫人如今又是如此死別了去。

『岸本已成了不先有了心的準備不能再聽第二次結婚話的人了。獨身那件事，在他成了對於女人的一種復讎意義。他對於愛那件事，都覺得害怕起來了。愛的經驗傷了他如此之深。』——* 如今又回到新生的解說上來。主人公岸本捨吉與別人不同，他從女性得到的不是什麼溫柔乃是剝蝕生命的苦痛，是摧殘心苗的冰霜；所以他的心是非常枯冷的了。夫人死去之後，他再不想重營家庭生活。竟把獨身想成了對於女性的復讎。但他的末路是被這種不自然的生活與想念復了讎去。他與自己的姪女陷進了破滅的深淵裡去。從出亡外國旅行回來重見節子的時候，他的心雖已稍稍變化，但只是與初次結婚時一樣，想在原有的假面之下隨從世俗一起走路而已。也因為他對於姪女的節子沒有發見分割不了的愛。而根本因為他的心依舊是枯冷：因為還沒有把假面具掀破的熱情（Passion）。由枯冷而求溫暖的，乃是生之本態，是頹廢生活者的轉機。『雖是有情熱的人，真的遇到可以寄託那情熱的人却是很難。』愛的剝蝕終須是愛的補救，心的冰霜終可由心的情熱來感化。嚴冬之後的大地回春時候，凡是枯乾的樹枝上都發出柔嫩的綠芽來。這也是新生的一種解說罷？

新生的主人公到了發見節子的心苗時候覺得了一個驚異。而到他發見節子的心苗也就是自己胸中的心苗時候他的驚異又比發見了新世界還要大罷。然而因為不是新世界，仍舊是人類千數萬年來生生寄息的這個舊世界！新生的主人公是在舊的世界裡發見了這個愛的新世界。他在一向自己也當作了不堪挽回的罪過，在一向隱藏又加之以隱藏的自己也爲之蹉跎失望過的行爲上就發見了一種新的光明新的意義。『我們想以罪過來洗刷罪過，以失錯來洗刷失錯，』成了那種想法。他再不能倨促於見不到日光的陰僻處而想走出廣大的世界裏來了。這是一部痛切的人生記錄新生的由來。在破戒末段的自白，在新生成了全部的懺悔了。「懺悔」不只是過去生活的暴露；同時是現在生活的肯定；亦是未來生活的欣求。

『凡在這一世不能成就的事情就能說是不行了成的麼？』新生上卷的序章裏就薰騰一種沒藥香。到了下卷這種香氣變了益加醇濃了。要說春裡的岸本也罷，就是作者的島崎藤村也罷，自從幻麗的少年夢打破以後，對於流行那時候新國氣象的基督教也已拋離而去的了。在這裏我不說他是背教者，只說沒有足以維繫傷心人的有力宗教。日本的基督教到現在還像脫離不了派遣教會的遺骸，當時更難有真切的生命力量。藤村晚年的作品裡(新生也是)極多神秘的分子，帶着藝術的汎神論的色彩。叔姪情人不能成現世的夫婦，只把作思墓紀

念的佛珠作為素心的交換品，雖好像是無可奈何中的安住處，確也就是永劫流轉的人生唯一的歸寄處了罷。新生的結末是非常平靜的，可是一種底力移動的平靜，帶着光明，向着永遠。可以看看岸本勸勉節子不要存反抗心，不要希冀什麼最後勝利不勝利。所以像破戒結末那時熱烘烘的意氣啦，偏小不堪的反抗態度啦，對於現社會制度的不滿啦，這種渺小的芥蒂是纖屑無存了。可以看看破戒的末幕是罩在瀨川與阿志保的兩人擁抱着的青春上，新生的臺幕漸低漸下，從暗澹的Foot-light 中照見一個白髮老人正與一個素服的少婦敬禮揖別。但是「笑啼都已沉靜了去，只有愛的真純餘賸下來，」有一種熾烈的情感與那個臺幕一起籠罩到觀眾的面前與心上。新生當然不是現身說法遠登彼岸的那種用意，但却不像破戒那種明白的表示反抗態度。

固然說是平靜，但在『決心到懺悔去！』這個呼聲來到的時候也經了幾次三番的苦鬥才能做到的。這差不多是宗教上說的「試練」Trial 了。在告白之後，眼見到節子被管送到臺灣親族家去的時候，也有種『強烈的悲哀刺在岸本胸底裡』。然而試練也沒有被勝過，強烈的悲哀也不能剝蝕盡那個愛的世界。想在絕對境裡安放人間的愛，這是他們二人想努力達到的境地。亦即是新生的一種解說了。

但是新生最切的解說仍還得借用藤村自己說的話。這是還在新生

生出世近十年前住在隅田川邊時候感想集新片町通信中「新生」的一個標題下說的：

『新生是易說的。然而有誰能說容易到達了『新生』呢。北村透谷君是說『心機妙變』的人。而其臨了是悲慘的死。把『新生』只當是種光明的那是錯誤的想法。看呀，有許多光景寧說是暗黑而且是慘憺的。』

這裡所引的北村透谷乃是新生裡也在青木的假名下提及的著者文學上思想上的益友。在春裡面更可以得到這個朋友青木思想煩悶的結果走上自殺去的消息。藤村與北村透谷等都是在明治二十六年產生的雜誌文學界的同人。那個「文學界」運動乃是受了世界新思潮新文學等一切近代主義的第一人盧騷的思想後，日本文學主情運動的開端。碩學而兼批評家土居光知教授說道『明治文學的歷史要是把「文學界」同人的運動無視了那就不能成立的』，佔有那麼重要的位置。他們是不滿於從來的人生觀；不服從因習的道德與宗教；感到功利實利主義生活的不滿足。總常想追求一種新的東西。或者以戀愛為生命；或者願託生於藝術；或者再急進一點，就想把藝術的世界搬移到實行的世界而常感苦悶。所以第一步的破壞工作不得不身當與這現實世界的衝突。北村透谷實在是個先驅者；他實在是作了思想的犧牲而到自殺的。在新生裡假名足立的也是當時文學界同人之一又是藤村舊學友的馬場孤蝶氏，他在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

年)雜誌新潮上的文壇新機運號裡追述文學界同人當時的主張道:

『「文學界」創立者們的志趣乃是在尊重所謂凡人的思想行為，就是尊重凡人生活。是在主張凡人的存在意義，主張凡人的尊嚴。

『「文學界」創立者們對於當時文界的態度乃是對於已成了當時的權威者的硯友社派以及民友社派的文學之反叛態度。譬如：對於物質主義的精神主義之反抗；對於洗練的野性之反抗；是對於文界的紳士而起的文界的書生之反抗。換言之，就是對於理智主義的感情主義之反抗；對於客觀主義的主觀主義之反抗。

『「文學界」的同人把自己的失戀也是泰然的寫出來。……川上眉山，尾崎紅葉(硯友社主腦)曾對我：「文學界的伙計們把戀愛的失敗差不多是誇耀樣的寫出來，要是普通的人，隱瞞乃是正當的，為什麼要那麼樣露骨的寫出來呢。那些伙計的心理真是不明白。」曾經那麼對我說。「文學界」的伙計們露骨的把自己們的失戀告白乃是依照前說的平凡生活的尊重，對於客觀主義的主觀主義之反抗；對於洗練的野性之反抗，我以為在這種地方有所根據的。』

這個文學界運動真足以打破傳統思想傳統文藝的許多迷夢。一切的真覺醒乃是從此促生的。而因為這個運動太早了一點，阻力也就大了一點。春裡面的青木常以極沉痛慷慨的語氣攻擊束縛於舊習慣與形式裡的思想。痛罵當時似而非的愛國者，樂天家，宗教家與英雄；凡是裝着莊嚴威容的人們做出來的事沒有一件不是極可憐可恥的

的作爲。說那時的祖國只是青年的墳墓。完全見不到有新的生命力，只有破壞，破壞，破壞！那麼樣的破壞之後也許生得出新東西。他在明治二十七年的五月因爲過度的激昂與傷心把心身疲勞過度把生命的火燃燒淨盡，想把人世打破而努力的，反爾把自身先破壞了去。

春裡面的岸本：著者自身，當時也並不曾安閒度日過，可以在抑止不住內心的激情(Passion)直要落了髮作了和尚打扮去過漂泊生活上看得到的。而漂泊流浪的末路也會在一個海岸邊，腳也走到了海水裡去的了，想自殺過。他也走到了那種地方去過來的。這種Passion一直引着他走到新生裡來。在新生裡說：年青時候有個早世的朋友青木，如今說來他已多活了十七年年紀。這是岸本又走進了末路時候發出來的歎息。但是要照我們看來，照新生裡岸本的態度上看來，他却繼承死友未竟之志又好像完成了那個事業的樣子。在青木賠償了生命而還破壞不了的現社會的習慣與制度，在破戒裡作了個猛烈的攻襲，在這裡雖是暗黑而且慘憺，却終究也達到了「新生」了。馬場孤蝶氏說的對：『在「文學界」的創立者與關係者中從出發點起迄到着點止，一點不疲倦而走了來的只有一二人。一個是島崎藤村。』新生不能看作一個到着點麼？主人公岸本的戀愛歸結與全書的開始結尾薰鬱着的宗教香味不能看作 Passion 的人的真生命所在麼？暫作爲新生的最後解說。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之夜〕